

漢書門類	二〇六三
函號	一三九三
架	五八五
冊	五八五

漢書	二〇六三
函號	一三九三
架	五八五
冊	五八五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2000
冊數	585(138)
函號	369 108



裏面記載のない箇所は省略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七

後

學成三德又庫



震下坎上



伊川先生曰屯存卦曰

一日无

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盈天

地之間者唯萬物故受之以屯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

也萬物始生鬱結未通故為盈塞于天地之間至通暢茂

盛則塞意亡矣天地生萬物屯物之始生故繼乾坤之後

以一象言之雲雷之興陰陽始交也以二體言之震始交

于下坎始交于中陰陽相交乃成雲雷陰陽始交雲雷相

應而未成澤故為屯若已成澤則為解也又動于險中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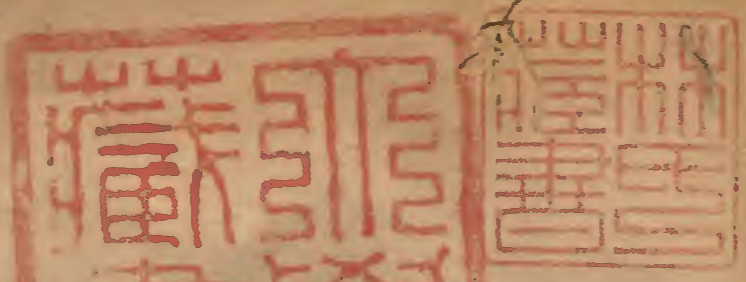
屯之義陰陽不交則為否始交而未暢則為屯在時則天

下屯難未亨泰之時也

易傳

白雲郭氏曰易為三才之書其言道則三才之道也天

通志堂



地人雖均為三才獨人道雜而多端无天地之純全故
純剛為乾而盡天道純柔為坤而盡地道至於人事不
齊一卦不足以盡故自屯至未濟共為人道以配乾坤
是以諸卦所載人事為多而人道自此明矣然則人道
以六十二卦而後能配乾坤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

與易說

東萊呂氏曰屯者物之始生也始生必屯理也善端初
發困于傾搖摧折而自畫者豈知此哉已丑課程

屯元亨利貞勿用有攸往利建侯

伊川先生曰屯有大亨之道而處之利在貞固非貞固何
以濟屯方屯之時未可有所往也天下之屯豈獨力所能
濟必廣資輔助故利建侯也易傳○處屯難而有致亨之道
其唯貞固乎然能守正不變者鮮矣師說雜編

橫渠先生曰勿用有攸往往則失其居矣易說

龜山楊氏曰屯極必亨故屯有亨之道元亨大亨也利
貞利在正也與乾四德異矣勿用有攸往以初爻言也
險在前屯難方生也遽而往則行險而犯難矣故曰勿

用有攸往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地无屯人與萬物皆有之物之始生及
其未亨之時皆屯也故為人道之始乾坤之四德所以
生萬物而康屯者故屯有得於乾坤之四德也然四德
非一於屯也屯之所得者屯之時屯之事而已觀乾之
彖萬物資始元也品物流形亨也各正性命保合太和
利貞也是則天地之道始終在於萬物而萬物以人為
首故屯為人道之始具四德而繼乾坤也人道始生而
未成未可用有所往先於建侯者聖人配天地之德生

萬物而康屯莫先此大公之道故也說易

五峯胡氏曰屯者盈也物之始生盈盈然皆有充滿塞實之意及既生則發舒矣剛柔始交而難生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難屯未通暢也震為雷坎為水陰陽始交則勃鬱為雷未為雨也震動坎陷二卦相重動乎險中也屯有大亨之道貞且固雷雨之動滿盈也故勿用有攸往則不失大亨之道矣方天下屯難之時紀綱未正法度未明豈獨力所能濟建侯廣求輔憂勤不懈然後能濟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震坎皆三畫卦之名震一陽動于二陰之下故其德為動其象為雷坎一陽陷于二陰之間故其德為陷為險其象為雲為雨為水屯六畫卦之名也難也物始生而未通之意故其為字象少穿地始出而未

申也其卦以震遇坎乾坤始交而遇險陷故其名為屯震動在下坎險在上是能動乎險中能動雖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而未可遽進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于正但未可遽有所往耳又初九陽居陰下而為成卦之主是能以賢下人得民而可君之象故筮立君者遇之則吉也本義○問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主何也先生曰此象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陰從陽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因問程傳只言宜建侯輔助如何先生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元遇屯則可見矣

但屯又說名元是有元之象或問元者善之長曰公子元夢康叔謂已曰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云云

○屯是陰陽未通

之時蹇是流行之中有蹇滯困則窮矣並語錄
彖曰屯剛柔始交而難生動乎險中大亨貞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

伊川先生曰以雲雷二象言之則剛柔始交也以坎震二體言之動乎險中也剛柔始交未能通暢則艱屯故云難生又動于險中為艱屯之義○所謂大亨而貞者雷雨之動滿盈也陰陽始交則艱屯未能通暢及其和洽則成雷雨滿盈于天地之間生物乃遂屯有大亨之道也所以能大亨由夫夫一无貞也非貞固安能出屯人之處屯有致大亨之道亦在夫夫一无貞固也○上文既字言夫字天地生物之義以字有是此言時事天造謂時運也草草亂无倫序昧冥昧不明當此時運所宜建立輔助則可以濟屯雖建侯自輔又當憂勤兢畏不遑寧處聖人之深戒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屯者物始生而未達者也震欲動而坎難之抑鬱而未達非大亨貞不足以濟之勿用有攸往久之以有待也利建侯各付其所主也久之有待故滿盈也各付其所主以經綸于草昧故不寧也
廣平游氏曰屯宜建侯而不寧何也蓋屯難未解方且急賢才以自助故分土錫圭以報有功而崇有德又且與之勦力以弘濟艱難故雖建侯而不寧也若豫之建侯則四方无虞五刑不用要當建諸侯以蕃屏王室而已以是建侯則寧矣武王歸馬放牛何不寧之有易說
龜山楊氏曰乾一索而得震陰陽始交也坎在上難生也陰陽始交而未成澤坎之所以為難也震動而坎險動乎險中合二體言之也止乎險則蹇動乎險中則亨動有亨之道也蓋險非可止之地止則終于陷而已矣

故動乃亨也夫屯難之初上下无常分貴賤无定位非正也屯難平而後君君臣臣而天下治故曰大亨貞言亨而後貞也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而澤下流矣○天造草昧非寧居之時故宜建侯而不寧建侯所以自輔也使人各有主而天下定矣

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屯者物之始生也草者之未齊昧者之未明勾者之未伸萌者之未達而有動乎險中之象終至於大亨貞也是以草者齊之昧者明之造物之始也建侯而不寧人倫之始也厥初生民无羽毛以蔽其身无爪牙以充其欲則必求其羣而比焉勢又不足則必求其強且大者而比焉此后王君公之所由立也故後世有天下者必思屯之所以利建侯而不寧則知所以為治矣

治矣

白雲郭氏曰乾剛坤柔至屯而始交交則人道乃著然純陰疑於陽則戰況剛柔之交能无難乎以是知人道之患與天地異故繫辭言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是聖人不能无憂也屯之時處險而不可動故言勿用有攸往屯者也而天下草昧聖人不得不動之時故言利建侯康屯之主也利建侯則動乎險中亦聖人所不得已也唯動則得天地大亨萬物之貞道苟一於勿用有攸往則非康屯之主也雷雨之動滿盈乎天地之間此天造草昧也建侯而不寧聖人法天而造草昧也聖人法天繼天而造草昧此屯所以繼乾坤之道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自屯柔而下乃以卦變為象屯臨之變自震四之五震者乾交于坤一索得之剛柔始交也四之五成坎坎險剛柔始交而難生也易傳曰始交而未

暢為屯在時則天下未亨之時此以震坎釋屯之義也
 安乎險而不動與動乎險中不以正皆非濟屯之道初
 九正也四之五得位大者亨以正而利也以天地觀之
 剛柔始交鬱而未暢雷升雨降其動以正則萬物滿盈
 乎天地之間有不大亨乎此以初九九五釋元亨利貞
 也震雷也坎雨也兌澤上而成坎故為雨初九屯之主
 也初往之五行必犯難益屯而不能亨矣君子宜守正
 待時故勿用有攸往此言初九也天造之始草創冥昧
 人思其主能乘時眾建諸侯使人人各歸以事主雖有
 強暴誰與為亂哉四為諸侯九五在上六四正位分民
 而治建侯也雖則建侯而未始忘乎險難震為草乾之
 始也坤為冥昧坎為勞卦故曰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
 寧此再言初九九五也以卦氣言之十月卦也太玄準

之以磧或曰聖人既重卦矣又有卦變何也曰因體以
 明用也易无非用用无非變以乾坤為體則以八卦為
 用以八卦為體則以六十四卦為用以六十四卦為體
 則以卦變為用以卦變為體則以六爻相變為用體用
 相資其變無窮而乾坤不變變者易也不變者易之祖
 也所謂天下之動貞夫一也故曰剛柔相推變在其中
 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又曰辭也者各指其所
 之考其所命之辭尋其辭之所指則於變也若辨白黑
 矣夫易之屢遷將以明道而卦之所變舉一隅也推而
 行之觸類而長之存乎卜筮之所尚者豈有既哉故在
 春秋傳曰某卦之某卦者言其變也若伯廖舉豐之上
 六曰在豐之離知莊子舉師之初六曰在師之臨其見
 于卜筮者若崔子遇困之大過者六三變也莊叔遇明

夷之謙者初九變也孔成子遇屯之比者初九變也南
 崩遇坤之比者六五變也陽虎遇泰之需者六五變也
 陳仲遇觀之否者六四變也周官太卜掌三易之法其
 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八卦謂之經則六十四卦
 為卦變可知故曰卦之所變舉一隅也王弼盡斥卦變
 以救易學之失救之是也盡斥之非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秦暴既極而未息漢安方來而未定陳涉
 以匹夫首事出萬死之計不畏狼秦動乎險中也誠能
 立為天下除殘賊之志復立六國後於此有人正固其
 心為秦益敵以自輔助守正而不移則秦可滅時可治
 而天下之屯解矣自蘄至陳未遠也秦兵方強殘賊肆
 行未艾也而遽王之示天下私无中正誠慤之心豈有
 大亨之道也傲長者而妻父去斬賓客而故人行聽讒

毀而諸將不親附失建侯之義甚矣死于城父不保首
 領非不幸也勿用有攸往豈不信乎若漢高則起豐沛
 扶義而西卷蜀漢扶義而東誅殘賊其正固可知矣得
 張良于解后舉陳平于亡命拔韓信于行陣取英布于
 敵國收雍齒于故怨是以能誅滅秦項剗革暴虐與天
 下更始四海會同六合為家由是觀之則大亨貞利建
 侯之義聖人示後世之意悉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彖曰者以二體釋卦名義始交謂震難生
 謂坎動乎險中以二體之德釋卦辭動震之為也險坎
 之地也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乃用文王本意雷雨之
 動滿盈以二體之象釋卦辭雷震象雨坎象天造猶言
 天運草雜亂昧冥晦也陰陽交而雷雨作雜亂冥晦塞
 乎兩間天下未定名分未明宜立君以統治而未可遽

謂安寧之時也不取初九爻義者取義多端姑舉其一也本義○剛柔始交是震此是龜山說震一索而得男也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方可○問始交謂震難生謂坎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于下坎始交于中如何先生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問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皆用文王本意何也先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其占當得大通而利于正固

至孔子方作四德言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筮得之者其占為大亨而利于正初非謂四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問彖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有動而遇險之象邪先生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以為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可遽謂安寧也然此是押韻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明出一道道理說當此擾攘之時不可无君故須立君並語錄東萊呂氏曰屯勿用有攸往利建侯若就學者言之如道學廢絕之時乃道之屯也當此時未可便有為須廣求有志之士共扶此道乃可有濟聞

象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

伊川先生曰坎不云雨而云雲者雲為雨而未成者也未能成雨所以為屯君子觀屯之象經綸天下之事以濟于

屯一無難經緯綸緝謂營為也傳易

橫渠先生曰雲雷皆是氣之聚處屯聚也說易

廣平游氏曰經綸者因性循理而治之无汨其序之謂也易於屯曰君子以經綸言所以濟難當如此也中庸

龜山楊氏曰雷雨之動滿盈則屯解矣雲雷而不雨卦

之所以為屯也屯難未亨君子經綸之時也說易

兼山郭氏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事象之宜也在上則

為雲在下則為雨亦事象之宜也說易

白雲郭氏曰坎在上為雲故雲雷屯坎在下為雨故雷

雨作解雲而未雨所以為屯經綸者經綸天下之事建

侯而不寧之謂也說易

和靖尹氏曰寬問趙穎道胡康侯謂學者致知格物只

是一部周易如雲雷屯君子以經綸是也如何先生曰

是也非特屯也卦卦皆然寬疑其未安次日再舉問先

生曰若謂致知格物窮理盡性經書字字句句皆是非

特易也寬曰如灑掃應對釋氏拈槌豎拂上豈窮理不

得先生因是康侯之言夏庭列親聞之

漢上朱氏曰坎在上為雲雷動于下雲蓄雨而未降屯

也屯者結而未解之時雨則屯解矣彖言雷雨之動滿

盈者要終而言解絲琴者綸之經之經綸者經而又

綸終則有始屯自臨變離為絲坎為輪綸也離南坎北

南北為經經綸也君子經綸以解屯難凡事有未決反

復思念亦此象也傳易

新安朱氏曰坎不言水而言雲者未通之意經綸治絲

之事經引之論理之也屯難之世君子有為之時也義本

○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君

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它

无所致力只得飲食燕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

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无齟齬艱難故當

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錄語

東萊呂氏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屯難之世人皆惶懼

沮喪不敢有為殊不知正是君子經綸時節紀開

初九盤桓利居貞利建侯象曰雖盤桓志行正也以貴下賤

大得民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陽爻在下乃剛明之才當屯難之世居

下位者也未便往濟屯故盤桓也方屯之初不盤桓而

遽進則犯難矣故宜居正而固其志凡人處屯難則鮮能

守正苟无貞固之守則將失義安能濟時之屯乎居屯之

世方屯于下所宜有助乃居屯濟屯之道也故取建侯之

義謂求輔助也○賢人在下時苟未利雖盤桓未能遂往

濟時之屯然有濟屯之志與濟屯之用志在行其正也○

九當屯難之時以陽而來居陰下為以貴下賤之象方屯

之時陰柔不能自存有一剛明之才眾所歸從也更能自

處卑下所以大得民也或疑方屯于下何有貴乎夫以剛

明之才而下于陰柔以能濟屯之才而下于不能乃以貴

下賤也況陽之于陰自為貴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盤桓猶言柱石盤磐石也桓桓柱也謂利建

侯如柱石在下不可以動然志在行正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夫建侯王者事也而於初九言之者以剛

動而不失其正其自任以天下之重蓋王佐才也象所

謂君子以經綸者非初九其誰邪故其體國致君宜以協濟為意其曰利建侯者乃代天理物之職也

說易

龜山楊氏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初以剛明之才處羣陰之下能以貴下賤也其才足以濟時之屯又能以貴下之宜其得民矣然猶盤旋未進者志行正故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為所謂正也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大得民也而猶服事商者亦行正而已矣故曰利居貞利居貞者待時而動不失正也聖人之有天下非私之也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說共給之之為安故利建侯武王克商有未及下車而封者用此道也

說易

兼山郭氏曰初九剛柔始交故稱盤桓時止則止時行則行理之常也時有不得行是以宜待也陽上而陰下

上貴而下賤亦理之常也其或以陽下陰以貴下賤者適時之變也是以康屯之道在於得民得民之道在於下下老子曰江海為百谷王以其下之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屯之時興事皆當盤旋盤旋未決也居屯之道則當居貞建侯如是之利可免盤旋矣○剛柔始交而難生則居屯者有不可動之勢而天下萬物方資於濟屯之才則濟屯者為不可動之時以不可動之勢而遇不可不動之時此其所以盤旋也初九以剛明之才濟屯之難居正而靜不違勢建侯而動不違時其於屯也何不利之有故雖盤旋而不失康屯之道故曰志行正也況以陽下陰大得民乎聖人經綸建侯非自為也為民而已為民而得民其難濟矣夏商之季湯武其盡之

說易

漢上朱氏曰初九剛正屯難之始上有正應震動體進則犯難成巽為進退九居四不安故盤桓子夏傳曰盤桓猶桓旋也盤桓不進利于守正不進非必于退也志在行其正也初九不忘上行之謂志志剛中也志行正也可不盤桓以待時乎初動濟屯四諸侯位建國命侯資以輔五屯難未解衆陰不能自存有剛正之才使之有國則衆從之陽貴陰賤坤衆為民九退復初以貴下賤大得民也故曰建侯夫子時楚有四縣趙簡子命下大夫受郡必言利建侯者建侯萬世之利也或問震又成巽何也曰所謂雜物撰德也撰數也且以屯論之坎陽物也震動也四比于九五自三柔爻數之至于九五巽也震陽物也巽陰物也剛者陽之德柔者陰之德剛柔雜揉不相踰越故曰雜而不越先儒傳此謂之互體

在易噬嗑豕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離震相合中復有艮明夷豕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又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坎難也離坤相合中復有坎在繫辭曰八卦相盪先儒謂坎離卦中互有震艮巽兌在春秋傳見於卜筮如周太史說觀之否曰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子土上山也有山之才而照之以天光於是乎居土上自三至五有艮互體也王弼謂互體不足遂及卦變鍾會著論力排互體蓋未詳所謂易道甚大矣易傳○又曰屯卦本坎二之初九二陽也初六陰也陽貴陰賤故曰以貴下賤大得民也動乎險中者非善下不能得衆非剛強不能濟弱故屯卦之用在此一爻叢說

五峯胡氏曰東漢之末豪傑競起有剛陽之德宜為君者劉備而已痛王室之傾頽憤姦臣之竊命扶本宗誅

姦宄一匡天下其志也而為相于平原為牧于徐州歸
 袁紹投曹操依劉表曾未足以舒其志然臨禍患而信
 義益明不少變其初志三顧草廬以致諸葛得龐統來
 法正追景升顧戀赴義之徒而眾士景從若水之歸海
 以貴下賤而大得民也於是遂定巴蜀三分天下而有
 濟屯之勢居貞建侯之利大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磐桓難進之貌屯難之初以陽在下又居
 動體而上應陰柔險陷之爻故有磐桓之象然居得其
 正故其占利于居貞又本成卦之主以陽下陰為民所
 歸侯之象也故其象又如此而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
 侯也本義 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
 如屯卦初九在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
 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草穿出地而未申亦屯之美凡

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磐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
 行底却是通處也錄語

東萊呂氏曰易之爻大抵隨步換形如屯初九剛正之
 人本自是好在六二看初九則以陰柔為剛陽所逼却
 看得初九是寇此隨步換形也至六四與初九是正應
 得初九剛陽之助却看得是昏姻此又隨步換形也易說
 ○初九磐桓說者或謂初以剛居剛在屯難之世恐其
 銳于進故戒之以磐桓此說不然蓋初以剛明之才乃
 能與時消息自制其剛磐桓而不敢騁此正所謂自勝
 之強也此正所謂剛也惟剛然後能磐桓孰謂以剛為
 戒乎○屯初九象曰雖磐桓志行正也人徒見君子居
 屯難之時磐桓不進遂以為甘心退縮无志于行正道
 殊不知所以磐桓不進者其志乃在于行正道也苟輕

進易合豈能行道乎以貴下賤大得民也九居屯難之時欲建侯以為助若自恃其剛陽之貴不屑屈己下賤豈能得民亦如主盟斯道者欲廣求人以濟道之屯若抗顏自尊不屑降意收接後進亦豈能得人乎並經

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匪寇婚媾女子貞不字十年乃字象曰六二之難乘剛也十年乃字反常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陰柔居屯之世雖正一作五應在上而逼于初剛故屯難遭回如辭助一有字也乘馬欲行也欲從正應而復班如不能進也班分布之義下馬為班與馬異處也二當屯世雖不能自濟而居中得正有應在上不失義者也然逼近于初陰乃陽所求柔者剛所陵柔當屯時固難自濟又為剛陽所逼故為難也設匪逼于寇難則往求于婚媾矣婚媾正應也寇非理而至者二守中正不苟合于

初所以不字苟貞固不易至于十年屯極必通乃獲正應而字育矣以女子陰柔苟能守其志節久必獲通况君子守道不回乎初為賢明剛正之人而為寇以侵逼于人何也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而為義更不計初之德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六二居屯之時而又乘剛為剛陽所逼是其患難也至于十年則難久必通矣乃得反其常與正應合也十數之終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班布不進之貌易說

藍田呂氏曰左傳有班馬之聲則班分別也班如者別而相遠者也六二近初而應五六四應初而近五皆與近者遠別而求正應故皆曰乘馬班如上六無應雖比于五不可得而親故亦曰班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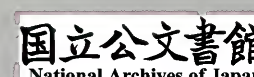
龜山楊氏曰六二以陰柔乘剛故屯如遭如乘馬班如

下馬為班言屯遭而不能有行也初以陽下陰婚媾之象匪寇也二以柔順中正之資守常待應而不從女子貞也與天下之大老異矣蓋初雖有剛明之才足以濟難而亨屯以之為君則未也守女子之貞宜其不字矣至其數極而反常則君臣之分正故十年乃字十數之終也君先而臣從君倡而臣和所謂常若綺里之徒漢初求之不可得而臣女子貞也晚出從太子游反常故

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二召雲者龍命呂者律其聽者非苟合而已也以位則配以居則正而不偶焉屯故也至於天道反常則應之禮曰國有道不變塞焉國无道至死不變其六二之謂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世動在險中非陰柔之所宜也況六

爻之中莫柔弱於六二故為在屯之遭者而有女子之象焉馬班如欲應五而不能進也初九之剛進而見逼非為寇則婚媾耳六二居中待應不為苟合寇婚不從故云不字至於十年屯難反常終從正應則六二之處也可謂女子之貞者矣伊川曰此自據二以柔近剛為義不計初之德為如何也易之取義如此所謂假初以明二非在二以明初也班如者舊以為相牽不進或謂班旋不進伊川謂班分布之義與馬異處要之班如為列而未進又不欲退處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九五屯之主六二中正而應共濟乎屯者也故曰屯如二乘初九欲往應五迫于剛強遭回而不能去故遭如乾變震為作足之馬震為足乘馬也初不應五二欲應之與馬別矣故乘馬班如春秋傳曰有班



馬之聲杜氏曰班別也五坎為盜盜據山險寇也男曰婚女曰姻媾男女合也九五應六二婚媾也五自初九視之有險難之象寇也自六二視之匪寇也婚媾也特以乘剛故耳初九六二正也而致六二之難者剛乘柔則順柔乘剛則逆妻不亢夫臣不敵君天地之道故曰六二之難乘剛也二五相易五之二成兌兌女子也二之五成坤坤為母女子而為母字育也坤見坎毀剛柔以中正相濟屯解之象坤為年其數十六二守正不苟合於初而貞於五是以不字屯難之極至于十年二五合剛柔濟兌女乃字屯本臨二之五合則九反二六反五坤為常故曰反常也王弼曰屯難之世其勢不過十年孰謂弼不知天乎坤為年何也曰歲陽也陽生子為復息為臨為泰乾之三爻也夏后氏建寅商人建丑周

人建子无非乾也古之候歲者必謹候歲始冬至日臘明日正月旦日立春日謂之四始四始亦乾之三爻也坤十月陰也禾熟時也故詩十月納禾稼春秋書有年大有年喪禮三年者二十七月也易傳五峯胡氏曰六二九五之正應而逼于初陽不得相從者以屯故也天子者天下之首蠻夷者天下之足中國盛強蠻夷屈服天下之常經也而漢之時匈奴暴桀抗衡中夏其為足也猶初其僭亂也猶九蘇武使焉匈奴壯其節義凌折困辱必欲降之武雖倚漢武剛明之君而遠在蠻夷為所拘繫降之不可歸歟不聽故屯如遭如乘馬班如進退不能也六陰也二亦陰也妻道也臣道也從一而終者也武守是道舍生取義以死守節心歸中國義絕蠻夷雖身在匈奴不為之用豈求有功名

于彼哉譬如貞女雖或介于強暴而不可侵凌終不為之字也夫使蠻夷而善歸者多矣是時匈奴強暴非心服中國而武乃使之是以遭難如此耳十者數之終極而後變也居十九年虜勢益衰欲歸計強漢武乃得還然後名揚于匈奴功顯于漢室完節而歸乃字也變夷服中國反常也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班分布不進之貌字許嫁也禮曰女子許嫁笄而字六二陰柔中正有應于上而乘初剛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然初非為寇也乃求于己為婚媾耳但已守正故不之許至于十年數窮理極則妄求者去正應者合而可許矣爻有此象故因以戒占者

本義

○問屯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為磐桓之象然六二如遭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磐桓

意先生曰磐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謂設匪逼于寇難則往求于婚媾此說如何先生曰某舊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已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得陽亦可言先生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邪先生曰易中此等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月八月等處皆必有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缺之可也

語錄

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吝象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舍之往吝窮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以陰一無陰字柔居剛柔既不能安屯居剛

而不中正則妄動雖貪于所求既不足以自濟又无應援

將安之乎如即鹿而无虞人也入山林者必有虞人以導

之无導之者則唯陷入于林莽中君子見事之幾微不若

舍而勿逐往則徒取窮吝而已○事不可而妄動以從欲

也无虞而即鹿以貪禽也當屯之時不可動而動猶无虞

而即鹿以有從禽之心也君子則見幾而舍之不從若往

則可吝而困窮一作窮困也並易

橫渠先生曰處非其地故曰入于林中虞防禁也二以乘

剛有寇故五若可親五屯其膏故不若舍之易說

藍田呂氏曰二四皆有正應三居其間遠則无應近不

同志而俛俛然欲進有所求即鹿无虞者也惟入于林

中終无獲也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媒妁之言而行

者父母國人皆賤之惟君子見幾而作不往以取吝也

龜山楊氏曰六三居動之極而不中正非居正者也待

時而動動而不括故其出有獲當屯難草昧之時動不

以正而上无應以之濟屯是從禽而已即鹿无虞惟入

于林中者也古者无事歲三田非以為游豫也必有山

澤之虞以萊其野蓋萊其野而後禽可即田而无虞是

從禽而已林中非即鹿之所君子見幾不如舍之往斯

吝窮矣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三在屯之時居動之極貪於有獲肆欲

從禽昧道而行以臨險阻始求有得往益屯也不知所

謂得人者昌失人者亡故也六三互體有艮庶幾有知

止之心故曰君子幾不如舍也即鹿无虞以從禽也何必黔喙之謂乎其卦則屯其體則震其互體則止動而求獲不知其向是以不如止也虞翻變文為麓或謂於義為贅且鹿之已即何必虞乎謂為贅辭則鉅鹿沙鹿皆當同義故知從禽非專鹿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虞翻王肅以鹿為麓先人曰如鉅鹿沙鹿之鹿故知從禽非專鹿也雍曰孟子言從禽獸而无厭書言外作禽荒則從禽禽荒皆謂田獵則此不止於鹿明矣六三以陰柔之才非中正之位居動之極貪於有獲非處險之道也曾不自度可動之利雖即鹿也不過入于林中而已豈能有濟哉唯君子知幾不如舍之為得矣往則遇險其道窮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三柔不當位不安于屯妄動以求五

君位艮為黔喙震為決躁鹿也言有求于君也若上六變而應三艮變巽離有結繩為網罟之象艮為手虞人指蹤而設網罟者也上六在君之側而不應譬之即鹿无虞人以導其前豈惟不得鹿乎往而徒反退之三陷于林莽中矣艮為山震為木林也三四為中林中也六三有從禽之欲不知事有不可貪求妄動是以陷于林中而不恤故曰即鹿无虞以從禽也君子初九也知不可往往无所獲且有後患故見幾而舍之舍止也艮也君子安于屯不若六三徒往而窮自取疵吝

傳易

五峯胡氏曰炎漢再建之初隗囂起于隴西以庸才居民上有偏霸之意是鹿也夫立國以得賢為本若馬援申屠剛杜林鄭興諸賢皆莫之與而去之是无虞也惟陷身于不義以及亂亡耳囂終不悟舉兵背叛不知幾

而往困于西城餓而死吝窮甚也竇融則不然矣其保
河西也豈无專據方面之志哉然聞光武勃起中原土
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遂舍五郡之權一心漢室
終保福祿亦可謂君子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下不中不正上无正應妄行取困
為逐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君子見幾不如舍去若往
逐而不舍必致羞吝戒占者宜如是也本義○問六三即
鹿无虞先生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
陰不安于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
上无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
○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此鹿當作麓象
辭當作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據何書先生曰渠
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底易本鹿作麓以從

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說○吉凶悔吝過則悔
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動極復靜靜而生陰
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逞快做出事來了有錯
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則是那隈隈衰衰不分明
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盈吝是氣慊剛過當為悔柔
過當為吝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
舍往吝三以陰柔而所居不正故貪求妄動急于求鹿
不待虞人之指導猖狂妄行陷于林莽此輕動之吝也
惟君子心无利欲故能獨見其幾預知不可得鹿而遽
舍之止于未動之先豈待既往有吝然後悔乎紀聞
六四乘馬班如求婚媾往吉无不利象曰求而往明也
伊川先生曰六四以柔順居近君之位得于上者也而其

才不足以濟屯故進而復止乘馬班如也已既不足以濟
 時之屯若能求賢以自輔則可濟矣初陽剛一作剛之賢乃
 是正應己之婚媾也若求此陽剛一作剛之婚媾往與共輔
 陽一無字剛中正之君濟時之屯則吉而无所不利也居公
 卿之位己之才雖不足以濟時之屯若能求在下之賢親
 而用之何所不濟哉○知己不足求賢自輔而後往可謂
 明矣居得致之地位一作位已不能而遂已至暗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四待求而往易說

龜山楊氏曰六四靜而正居險而不妄動者也故曰乘
 馬班如班如者有待而行也夫初以陽下陰求婚媾者
 也而四應之求而往者也屯難之時智者以其謀勇者
 以其力競時赴功者皆是也而四獨居險而不為難待
 求而後往非擇義之明疇克爾故往吉无不利而孔子

曰求而往明也若諸葛孔明之於先主其幾是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屯雖可以有為之時又惡不由其道
 故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取非其招不往
 也如不待招而往何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屯之時有濟難之志而无濟難之才者
 六四也无其才則必資剛明之才與共濟難此所以班
 如有待於初九也初九正應以陽下陰得婚媾之義彼
 求而我往是以吉无不利也六二不與初九而待正應
 是之謂貞貞則正道存焉六四不近比九五下待初九
 求而後往是之謂明明則事業興焉此伊尹伯夷之所
 以辨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四柔而正上承九五坎為美脊之馬艮
 為手乘馬也四自應初五自應二其情異乘馬而班別



者也故曰乘馬班如六四雖正有濟屯之志五不求而往豈能行其志哉五求四男下女陰陽相合斯可往矣往之上得位故吉无不利艮為手求也坎為月震東方明之時也九五有明德故求而往吉无不利否則志不應有凶易言出入往來何也曰出入以度内外也卦有内外自内之外曰出自外之内曰入出者往也入者來也往者屈也來者伸也出入往來屈伸相感而无窮天道東面望之來也西面望之往也故晉之出為明夷之入蹇之往為解之來

易傳

五峯胡氏曰桓公自莒入齊鮑叔實輔之既而不執其政乘馬班如也管仲者已之交遊有賢才而勝已則求之于魯脫之于俘薦之于公讓之以政求婚媾往者也於是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鮑為齊臣至于今

稱焉可謂吉无不利矣非明者其能知己之短而肯進人之長乎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居屯不能上進故為乘馬班如之象然初九守正居下以應于已故其占為下求婚媾則吉也

本義

東萊呂氏曰四居近君之位得君之眷可以有為然其才陰柔不足以濟屯故將進復止如乘馬之班如若能自知不足下親暱于初與之同向前共濟天下之事則吉无不利夫子釋之曰求而往明也明之一字最宜詳玩蓋得時得位肯自伏弱求賢自助非明者能之乎

紀聞

九五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象曰屯其膏施未光也伊川先生曰五居尊得正而當屯時若有剛明之賢為之輔則能濟屯矣以其无臣也故屯其膏人君之尊雖屯難

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己也威權去己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謂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膏澤不下及其德施未能光大也人君之屯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屯難之世履尊位而陷乎險中乘陰而无輔欲有為而力不足者也此人君之屯也人君之屯於其名位非有加損也膏澤不下於民力不足以有為而已若唐之文宗是也故曰屯其膏言澤不下流也以其欲有為而力不足故戒之曰小貞吉大貞凶小貞若武

宗用李德裕之謀先取澤潞河北諸鎮置而不問是也故唐之威令幾于復振大貞若魯昭公高貴鄉公是也易說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方屯難之時膏澤不敷權移于下政非己出人君之屯也權移于下而欲驟正之取凶之道也故大貞凶小貞漸而正之也孔子欲救旅泰山者姑小貞之而已其後昭公卒至敗亡失此故也語解

兼山郭氏曰九五尊位大中慶賞之可行而時則屯也彼剛中之質見揜於二陰膏澤不得下於民之象也坎雖潤下特私其應而已故小貞則吉也貞者事之幹也方屯之未寧而下有分民之臣上无蓼蕭之澤以及四海故大貞則凶也或以况魏晉之初蓋大器已移夫何屯膏之有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先生曰人君之尊雖屯難之世於其名位非有損也唯其施為有所不行德澤有所不下是屯其膏人君之屯也既膏澤有所不下是威權不在已也威權去已而欲驟正之求凶之道魯昭公高貴鄉公之事是也故小貞則吉也小貞則漸正之也若盤庚周宣脩德用賢復先王之政諸侯復朝以道馴致為之不暴也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也不為則常屯以至於亡矣雍曰九五位非不尊也處非不正也德非不中也見揜於二陰而有屯膏之象者蓋五方自屯於險中豈能膏澤下於民哉然女子小人皆陰之類也能揜君之德者也能屯君之澤也人君惑而好之乃所以自致其屯也

易說

漢上朱氏曰坤為民兌為澤五之二成兌有膏澤下於

民之象膏澤下則五之所施光矣坎為月有光之象故也屯之時九五得尊位六三不正處內卦之極震體而有坤權臣狹震主之威有其民者也六三墜之九五之膏澤不下故曰屯其膏言人君之屯也九五中正守位六二六四上六自正陰為小故小貞吉五動而正三以君討臣則三復乘五蓋膏澤不下五之施未光民不知主禍將不測矣故大貞凶

易傳

五峯胡氏曰魯昭公當三桓強盛祿去公室之時以人則皆季氏之人以政則皆季氏之政君位雖存而威權去已不足以有為欲恩澤下流難矣屯其膏也膏凝結而不流者也然則宜柰何自小而以漸正之使恩澤浸潤加于百姓仁心仁聞著于天下則有吉如唐武宗憲宗是也魯昭不知出此舉兵攻之欲奪數世之權于一



旦恩澤未孚民莫之與以致失國出奔客死它所凶矣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五雖以陽剛中正居尊位然當屯之時陷于險中雖有六二正應而陰柔才弱不足以濟初九得民于下眾皆歸之九五坎體有膏潤而不得施為屯其膏之象占者以處小事則守正猶可獲吉以處大事則雖正而不免于凶本義○因說東漢誅宦官事云云如唐昭宗文宗直是要除許多宦官那時若有人似尚可為那時只宣宗便度得事勢不能誅便一向不問它也是老練了如此伊川易解也失契勘說屯其膏又非恬然不為若唐之僖昭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不要做

廣漢張氏曰望之更生輔元帝初政以元帝天資之弱

而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二子左右其間可謂孤弱之勢危疑之時矣所以處之之道要當艱深其慮正固其守誠意懇惻以廣上心人才兼收以強國勢謹其為勿使有差密其機勿使或露積之以久上心開明人才眾多羣心歸而理勢順庶幾有可為者此在易屯膏小貞之義也而二子處之蓋甚踈矣其綢繆經理未嘗有一日之功也南軒集史論

東萊呂氏曰九五與六二是正應既有應而九五之爻却言屯其膏其辭反不美何也蓋易變易也初无定體五雖有二之應然二是陰柔之質豈能濟屯難譬如人君得剛明之臣相助乃有益苟不得剛明之人雖有柔弱者千百輩相助何益於事此所以屯其膏也又不可拘於有應易說

上六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象曰泣血漣如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陰柔居屯之終在險之極而无應援居

則不安動无所之乘馬欲往復班如不進窮厄之甚至於

泣血漣如屯之極也若陽剛而有助則屯既極可濟矣○

屯難窮極莫知所為故至泣血顛沛如此其能長久乎夫

卦者事也爻者事之時也分三而又兩之足以包括眾理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險難之極以陰柔居之乘剛而无輔无有

為之資也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而已班如不能有行也

漣如傷之至也若唐之昭宣是已其危亡立至又何可

長者然則時終不可為歟曰有剛健之才尊德樂義擇

賢而用之何不可之有易說兼山郭氏曰上六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處屯之極

不能變屯以求通雖曰加憂何可濟也是猶寢積薪之

上自謂曰安其能久乎二與四為不及上為過過而不

知變是以及此易說

和靖尹氏曰否以上九陽剛故能傾否此以上六柔不

足以濟屯而皆曰何可長也意不同而言各有當也此

言不能濟屯何可長也否言傾否言否不可久也答楊子安書

白雲郭氏曰康屯之道莫大於建侯不寧非優柔不斷

之所能濟也上六處屯之極乘馬班如同二四之道可

謂優柔不知變者矣故進退猶豫終以自傷非可久之

道也二之班如待正應也四之班如待求而往也上六

班如獨无所待進退不決而自傷耳屯為柔弱待濟之

時故乘馬班如皆欲待而有所之也易說漢上朱氏曰上六屯之極也五坎為美脊之馬動而乘

之上應三五自應二雖欲用五濟屯其情異矣乘馬而班別也上動成巽巽為號上反三成離離為目坎為血泣血也上不得乎君以濟屯難極矣无如之何是以泣盡繼之以血漣而不已上之三連兩離爻故曰漣如然屯極矣極則必變何可長也巽為長

易傳

五峯胡氏曰漢獻帝皇泰主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无應處屯之終進无所之憂懼而已故其象如此

本義

東萊呂氏曰屯極則當通如亂極則當治上居屯之極正是一機會然六以陰柔居之雖欲有為而才不足坐失機會故乘馬班如泣血漣如也象所以言何可長也者蓋謂屯極之時若不變而為治即入於亂亡只有兩件更不容停待正如傷寒病極之時若不得一服藥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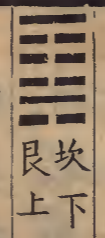
當時无事若醫者庸懦狐疑不決則必至於死蓋此病不可停待也

紀聞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七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八

後學成德



坎下
艮上

伊川先生曰蒙序卦屯者盈也屯者物之始生也物生必蒙故受之以蒙蒙者蒙也物之穉也屯者物之始生物始生穉小蒙昧未發蒙所以次屯也為卦艮上坎下艮為山為止坎為水為險山下有險遇險而止莫知所之蒙之象也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故為蒙及其進為亨義傳

蒙亨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利貞濂溪先生曰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馬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慎哉其惟時中乎

伊川先生曰蒙有開發之理亨之義也卦才時中乃致亨

升亦辭

代氏謂曰尊爻無其人故不云利見折中云卦直言元亨而無辭者大有鼎也雖有他辭而非戒辭者外之歷選易卦唯此三者蓋大方以相似所以者陰之居之亦方大陽之居之與之升亦相似然往來升之爻民之大亨以養者賢之升亦漸相似然漸者賢之方需待而進者之升亦賢之無所阻碍而進者之易道亦不始於賢而賢人得時之卦也

六五

何自指曰初六巽主居下猶木之根之而後地氣以滋之其升之元矣所以為升者巽之所以為巽者初之六去孰知之

九二

折中云升者之所以必貴於柔順者以此升階之戒不在貞字之外乃爻明貞去之意也

六三

折中云坤為邑陰陽故虛之九三重剛好進而所遇皆柔如前行而入吾人之境故曰升

上六

折中云升者之利初言去以去子得時之遇言之

之道六五為蒙之主而九二發蒙者也我謂二也二非蒙
 主五既順巽於二二乃發蒙者也故主二而言匪我求童
 蒙童蒙求我五居尊位有柔順之德而方在童蒙與二為
 正應而中德又同能用二之道以發其蒙也二以剛中之
 德在下為君所信嚮當以道自守待君至誠求己而後應
 之則能用其道匪我求於童蒙乃童蒙來求於我也筮占
 決也初筮占謂至誠一意以求己則告之再三則瀆慢矣
 故不告也發蒙之道利以貞正又二雖剛中然居陰故宜
 有戒易傳

橫渠先生曰禮聞來學不聞往教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
 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
 教人當以次守得定不妄施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
 告是剛中之德也○又曰禮聞取道義於人不聞取其人之

身來之為言屬有道義者謂之來來學者就道義而學之
 往教者致其人而取教也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是也並易說
 白雲郭氏曰屯之所以為屯者險而動也蒙之所以為
 蒙者險而止也屯者物之始生生而後稊卦之序也物
 稊有必亨之理聖人發蒙有致亨之道此蒙之所以亨
 也童蒙處蒙者也我所以發蒙者一德以筮之則我
 一德以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蒙之時行此
 為利貞耳筮者問而決之也著之稱筮義蓋同此利貞或義

斷○
易說

新安朱氏曰艮亦三畫卦之名一陽止於二陰之上故
 其德為止其象為山蒙昧也物生之初蒙昧未明也其
 卦以坎遇艮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內險外止蒙之意也
 故其名為蒙亨以下占辭也九二內卦之主以剛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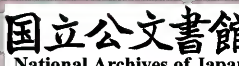
能發人之蒙者而與六五陰陽相應故遇此卦者有亨道也我二也童蒙幼稚而蒙昧謂五也筮者明則人當求我而其亨在人筮者暗則我當求人而亨在我人求我者當視其可否而應之我求人者當致其精一而扣之而明者之養蒙與蒙者之自養又皆利於以正也本義

彖曰蒙山下有險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初筮告以剛中也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蒙以養正聖功也

濂溪先生曰聖可學乎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為要一者无欲也无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

先生曰山下有險內險不可處外止莫能進未知所為故為昏蒙之義蒙亨以亨行時中也蒙之能亨以亨道

行也所謂亨道時中也時謂得君之應中謂處得其中得中則一有得字時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二以一无以字剛明之賢處於下五以童蒙居上非是二求於五蓋五之志應於二也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无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初筮謂誠一而來求決其蒙則當以剛中之道告而開發之再三煩數也來筮之意煩數不能誠一則瀆慢矣不當告也告之必不能信受徒為煩瀆故曰瀆蒙也求者告者皆煩瀆矣○卦辭曰利貞彖復伸其義以明不止為戒於二實養蒙之道也未發之謂蒙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乃作聖之功也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養正於蒙學之至善也蒙之六爻二陽為治蒙者四陰皆處蒙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險而止蒙夫於不當止而止是險也如告子
 之不動心必以義為外是險而止也蒙險在內是蒙昧之
 義蒙方始務求學而得之始是得所止也若蹇則是險在
 外者也易說後○險而止蒙蒙亨以亨行時中也夫險而不
 止則入於坎入於蹇不止則是安其危之類也以其知險
 而止也故成蒙之義方以有求童蒙求我匪我求童蒙以
 蒙而求故能時中所以亨也○時一字有之義甚大如蒙亨
 以亨行時中也者蒙何嘗有亨以九二之亨行蒙者之時
 中故蒙所以得亨也蒙无遽亨之理以九二循循行時中
 之亨也蒙卦之義主之者全在九二彖之所論皆二之義
 教者但觀蒙者時之所及則道之此是亨行時中一字有也此
 時也正所謂如時雨化之若既引之中道而不使之通則
 是教者之過當時而道之使不失其正則是教者之功一字有

蒙以養正聖功也是以字養其蒙使正者聖人之功也並易說○非禮之
 禮非義之義但非時中者皆是也大率時措之宜者即中
 也時中非易得謂非時中而行禮義為非禮之禮非義之
 義又不可一槩如此如孔子喪出母子思不喪出母不可
 以子思為非也又如制禮者小功不稅使曾子制禮又不
 知如何以此不可易言時中之宜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
 觀其會通行其典禮此方是真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
 會通則有非時中者矣今學者須是執禮蓋禮亦是自會
 通制之者然言不足以盡天下之事守禮亦未為失但大
 人見之則為非禮非義不時中也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者以其看得前言往行熟則自能比物醜類亦
 能見得時中語解○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
 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蒙正業

藍田呂氏曰蒙者物有所蔽而未發也是卦也主發蒙而言故曰蒙亨以發為亨也發蒙教者也蒙學者也教者之心所施於學者皆亨道也君子之教者五所謂以亨行時中也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有來學无往教也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彼有來學之誠乃可授之以教志應也童蒙之質德性未喪特未發耳由是而養之以正不流於邪雖聖人之學不越於是故曰聖功也利貞者貞則不失其性也

廣平游氏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抱一不離此蒙以養正之謂也夫唯抱一不離故智雖滿天地而不自慮能雖窮海內而不自為付百職於眾賢而我无為焉其致功也吾不尸其事其成功也吾不處其名此聖人之功也○筮者占以決疑也占以決疑无不致誠故易以致

誠以謀亦以筮言之非假布策也蒙之初筮者致一以有求比之原筮者再思以有擇若夫假爾泰筮則不可並易說以有原也

龜山楊氏曰險在前往斯陷險矣見險而能止蹇之所以為智也險在下往斯出險矣險而止卦之所以為蒙也物生必蒙則生而未失赤子之心也有亨之道焉以亨之道行則時中矣中也者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也居蒙之時有剛明之材唯九二而已蒙所資以為明者也六五柔順而得中童蒙之能求我者也古者大有為之君必有不召之臣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伊尹非有求於湯也而湯實求之故曰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志應也蓋志不應則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尊德樂義之心不至則雖有謀焉而就之猶不告也況可召之乎

故又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初筮誠一也再三誠不一也誠不一而告之則上下皆瀆矣瀆滋蒙也筮謂占決也○蒙以養正聖功也者正以蒙養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作聖之功也並易說

兼山郭氏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有不知而止者童蒙是也有无所事於知而安之者聖之事也詩曰帝謂文王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養正之謂乎志應也者非體應也誠應也彼一德而筮之則一德而告之彼二三其德是以不能告也故蒙之辭皆有二義易說

白雲郭氏曰險而止蒙畏而止之者童蒙也安而止之者聖人也童言物之穉也物穉則求亨求亨有亨之道患不以亨之道行耳九二處得其中應得其時是亨之

道也我有治蒙之志童蒙有求我之志故云志應初筮告者剛中之性无二三也再三不告蓋以瀆我而亦所以瀆蒙也瀆則愈惑是以窒者不復通晦者不復光非所以治蒙也蒙之道養正則不惑而不取於二三養正不已終成聖功是以不失赤子之心為大人養正猶孟子言以直養而无害蓋正直皆謂天之所命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止於外不可進也險在內不可止也險而止莫知所適蒙也此以艮坎二體言蒙也蒙者屯之反屯者物之穉故蒙而未亨有屯塞之義九二引而達之屯塞者亨矣屯九五大者亨五反為二以亨道行也蒙有可亨之理當其可亨之時而亨之使不失其中者時中也學者禁於未發發而後禁則過時而弗勝故曰蒙亨以亨行時中也此以九二言亨也艮為少男童蒙也

我者二自謂也二在下不動有剛中之德以自守匪我求童蒙也二柔順與五相應艮為手有求之象童蒙求我也童蒙求我然後二以志應五志謂剛中也二為眾陰之主四陰皆求於二而志應者應五也震為草以手持草筮也筮占決也五動二應初筮告也初筮告者以剛中也不問而告與問一而告二皆非剛中矣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蒙塞極矣於是求達焉則一發而通通則不復塞矣此初筮所以告也六三六四不與二相應再三瀆瀆則不告也不待其欲達隨其屢問而告之決之一不知所從則必燕辟廢學褻其師訓瀆與黷同此以二三四爻言亨蒙之道也蒙自二至上體頤頤養也九二一爻自發蒙者言之剛中也然而未正故戒之以利貞自蒙者言之純一之德未發童蒙養之至於成德

躋位乎中正則聖功成矣蓋學未至於聖未足謂之成德故夫子十五志于學至於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蒙以養正作聖之功也虞翻曰二志應五變得正而蒙亡此以二五言利貞也在卦氣為正月卦太玄準之

以童易傳

五峯胡氏曰太甲成王以幼沖未有所知而居君位童蒙也伊尹周公以剛陽之才任顧託之重為發蒙之主者也夫伊周非有求於太甲成王太甲成王非伊周則无以保其尊位守其宗廟社稷故匪我求童蒙乃童蒙求我也初筮告若伊尹於太甲方其居憂之時即放之桐宮密邇先王其訓是也若不決之於初待其聽政然後隨事之失而言其非則瀆蒙矣周公於成王自幼沖之中不順其意而行姑息之恩故左右侍御僕從即以

正人為之以檢束其行使幼而見正言聞正行亦不待其臨尊位然後因事一一以教之也是以太甲成王雖無過人之才而卒皆為大賢者以伊尹周公能養其正於蒙有作聖之功此蒙之所以亨也夫當天子蒙蔽未發之時當發蒙之任負天下之責苟不持正自信不疑則必有乘間投隙而起者矣故聖人又戒以利在於貞也惟貞然後足以弭姦邪窺伺之心厲忠賢進為之志事功可就而禍難不生矣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蒙山下有險以卦象卦德釋卦名有兩義蒙亨以亨行以卦體釋卦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謂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也志應者二剛明五柔暗故二不求五而五求二其志自相應也以剛中者以剛而中故能告而有

節也瀆筮者二三則問者固瀆而告者亦瀆矣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所以釋利貞之義也本義○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蹇却是險在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說八卦看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爻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般无主宰底女人金夫不必解做剛夫此一卦緊要是九二一爻為主所以治蒙者只在兩箇陽爻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為主而

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去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爻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惟九二一爻為治蒙之主○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了到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他日何由得會有聖功○伊川說蒙亨騷騷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問蒙彖辭言蒙亨以亨行時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先生曰下文所謂二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二有剛中之德故能告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因問匪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

者若是九二之明則為人求我而亨在人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為我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否先生曰某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先生曰人來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蓋視其來求我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蓋我而求人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曰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待虛先生曰然○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反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來又在那上面添出所以易中取象處亦有難理會者○或問蒙以養正聖功也曰蒙童之心純一而未發可與為善可與為不善在所以發其蒙者何如耳此養之以正則易

進於德及其至處則聖人也並語錄

廣漢張氏曰以純一未發之蒙而養其正可謂善矣若夫為不善則是為物誘而欲動非蒙之可與為不善也

動則失其正矣南軒集答俞秀才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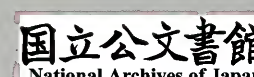
東萊呂氏曰說者多謂發蒙者不可自屈必待童蒙先來求我志與我相應然後可教苟急於教人不待學者有志而強告之必不能入矣此固是正理然人或錯會此說亢然不復與學者相接學者亦望風不敢進少徒寡與道卒不明要須詳玩志應二字此无以感之彼安得而應之應生於感也古之教人雖不區區先求學者然就不求之中自有感發之理不然學者之志何自而應乎○初筮告以剛中也九二發蒙者也九剛也二中也剛中九二之全體也當學者初來請問之時其心誠

一故徑以全體告之○再三瀆瀆則不告瀆蒙也再三瀆是蒙者瀆發蒙者今不曰瀆發蒙者而反曰瀆蒙何也蓋聖人教人不倦豈嘗厭蒙者之瀆我哉所以再三瀆而不告者蓋至理不容擬議一言之下便當領解苟未領解吾置之而不告彼雖未達其胸中天理完然不動也若再三瀆告之則彼將入於擬議億度反瀆亂其天理矣此所謂瀆蒙也並紀聞

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

伊川先生曰山下出泉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若人蒙穉未知所適也君子觀蒙之象以果行育德觀其出而未能通行則以果決其所行觀其始出而未有所向則以養育其明德也易傳

藍田呂氏曰險而止蒙山下出泉蒙涵蓄而未發也



廣平游氏曰山下出泉其一未散其勢未達觀其勢之未達則果行觀其一之未散則育德

說易

龜山楊氏曰山下出泉泉之始達也萬折必東避礙而通諸海果行者取之盈科而進不舍晝夜育德者取之

說易

兼山郭氏曰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是或一道

也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鼃蛟龍魚鼈

生焉貨財殖焉是以導之可以達材蓄之可以成己詩

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其果行有德之謂乎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有言蒙之為蒙可以達材可以成己也雍曰山下出泉行之所以果行止之所以育德非以

泉行而山止也蓋山下之泉必養其源然後決而為江

河君子必育德深厚然後可以果行也其所以生利萬

物者所謂達材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坎水在山下有源之水泉也山下出泉未

有所之蒙也泉積盈科其進莫之能禦故君子果其行

必育其德德者行之源育德者養源也果行則發而必

至震為行乾剛為德坎水上為雲下為雨在山下為泉

象其物宜也

傳易

新安朱氏曰泉水之始出者必行而有漸也

本義

○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流行底物

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

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或說育德有山之象果行

有水之象先生曰亦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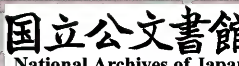
並語錄

廣漢張氏曰番陽余端蒙請予名蒙齋至於再三予未

有以言也它日因有感於果行育德之義乃為之辭曰
 乾坤既畫八卦是生八卦相乘方象以明下坎上艮其
 卦曰蒙其蒙伊何源泉在中泉之始萌其行未達雖則
 未達而理孰過君子體之于以果行黽勉躬行動畏天
 命泉之始萌其勢則止止乃日澄源源曷已君子體之
 于以育德篤敬不渝靜保天則惟養于中大本攸立惟
 敏于外達道攸飭内外交脩相須以成久而有常則能
 日新我銘蒙齋敢越斯義惟言之難實以自厲凡百君
 子有觀於斯毋忽乎近尚其懋之蒙齋銘○或問蒙山下
 出泉蒙程先生曰水必行之物始出未有所之此意最
 深水由地中行行其性也遇險而止而行之性則未始
 止也若積盈則行矣故曰盈科而後進在人蒙昧之時
 而天命流通之理未始止也若果決其行涵養其明德

而至於盛乃養蒙之聖功也荅曰象之義只謂泉始出
 而遇險未有所之如人蒙穉未有所適貴於果行育德
 充而達之也育德之義尤當深體荅俞秀才○並南軒集
 東萊呂氏曰易傳曰出而遇險未有所之蒙之象也惟
 其未有所之故導之為江為海无所不可若已有所之
 則必難回矣○君子以果行育德果決其所行養育其
 明德二者最難兼果決者多不能涵養涵養者多不能
 果決殊不知二者本並行而不相悖果決中自有涵養
 之理涵養中自有果決之理並紀
 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曰利用刑人以正
 法也

伊川先生曰初以陰闇居下下民之蒙也爻言發之之道
 發下民之蒙當明刑禁以示之使之知畏然後從而教導



之自古聖王為治設刑罰以齊其眾明教化以善其俗刑
 罰立而後教化行雖聖人尚德而不尚刑未嘗偏廢也故
 為政之始立法居先治蒙之初威之以刑者所以說去其
 昏蒙之桎梏桎梏謂拘束也不去其昏蒙之桎梏則善教
 无由而入既以刑禁率之雖使心未能喻亦當畏威以從
 不敢肆其昏蒙之欲然後漸能知善道而革其一元非心
 則可以移風易俗矣苟專用刑以為治則蒙雖畏而終不
 能發苟免而无恥治化不可得而成矣故以往則可吝○
 治蒙之始立其防限明其罪罰正其法也使之由之漸至
 於化也或疑發蒙之初遽用刑人无乃不教而誅乎不知
 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蓋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
 中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柔下賢居於坎陷然无所私系用心存公

雖不能論人於道以辨曲直正法可也善行法者多說於
 任刑道非弘矣故以往吝故君子哀矜而勿喜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處蒙之初前遇陽明正性不流矣利
 用刑人有所斷也用說桎梏无所拘也不知自反而唯
 克以勝之術斯以往吝道也

廣平游氏曰蒙之初六發蒙而利用刑人何也蓋民之
 迷則目无所見耳无所聞若以物蒙其首也今欲發其
 蒙而示之以好惡則彼且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誥令
 所不能加行義所不能率必欲以利誘之邪則爵无德
 而祿无功愈非所以勸也故當小懲而大戒罰一以警
 百然後蒙者畏刑之將至相與從上之所好而避其所
 惡故其蒙可得而發也雖然有發蒙之志則刑人而為
 利矣苟惡其蒙而刑之不幾於不教而誅乎故曰利用

刑人以正法也正法云者示之以好惡之謂也

易說

龜山楊氏曰蒙无知也告之而弗喻引之而弗達非威之以刑莫之能從也故發蒙之初利用刑人蓋威之使從也用說桎梏縱之以往則吝矣桎梏者所以禁切之使无妄適也吝則不復自新矣昔成王以商之餘民封康叔則告以敬明乃罰為先商之餘民頑民也蒙而无知者也故所先如此至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則世變風移矣故命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成王之誥康叔蓋利用刑人之意先王之施德刑非異也因時而已矣

易說

身不可弛也豈其然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人之生不知學問之可成不知罟獲陷穽之可避凡以蒙故也雍曰初六發蒙是使之知學問之可成也利用刑人是使之知陷穽之可避也聖人懼民性之易遷故欲辯之於初也雖舜之刑期无刑不過於此豈非說桎梏之道哉不知此道而以往能无吝乎或以用刑為發蒙之道疑聖人先刑後教非也發蒙所以教之也用刑所以輔教也此舜戒臯陶明于五刑以弼五教之意聖人豈有先刑罰而後教化之理哉

易說

上朱氏曰初六之動發蒙也蒙蔽之民不善其始生死於桎梏而不悔初六發蒙利用刑人此刑人非惡之也以正法也於其始也正法以示之蒙蔽者知戒終不

陷於刑辟用說桎梏之道也艮手震足交於坎水桎梏之象坎為律法也初六動而正正法也兌為刑殺兌見坎毀說桎梏也治蒙之初威之以刑然後漸知善道過此以往則吝矣卦言童蒙爻言刑人刑所以輔教也程傳曰立法制刑乃所以教也後之論刑者不復知教化在其中矣

易傳

五峯胡氏曰大舜之有天下也先誅四凶孔子之執魯政也先誅少正卯唐太宗之起義兵也先誅高德儒蓋時方蒙蔽未知好惡之所在惟先威之以刑則觀聽聳動而民知所從矣是說去其不知所從之桎梏也雖然刑加於惡之尤者然後足以正法新民之耳目而施教化也若用之不正以及衆人則不足以得民心民苟免而无恥於治安之道為可吝矣

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居下蒙之甚也占者遇此當發其蒙然發之之道當痛懲而暫舍之以觀其後若遂往而不舍則致羞吝矣戒占者當如是也發蒙之初法不可不正懲戒所以正法也

本義

○卦辭有平易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如今人打人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得若一向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蓋法當如此

語錄

廣漢張氏曰或問蒙之初六利用刑人之昏蒙不教而誅之可乎蓋人之不善始發而絕之則易為力待其已發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曰童牛之牯元吉荅曰此文且詳玩伊川之說

荅俞秀才南軒集

東萊呂氏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上九擊蒙師嚴然後道尊故始終皆以嚴

易說

○又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

說桎梏以往吝翦爪稍深則侵膚

己丑課程

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象曰子克家剛柔接也

伊川先生曰包含容也二居蒙之世有剛明之才而與六五之君相應中德又同當時之任者也必廣其含容哀矜昏愚則能發天下之蒙成治蒙之功其道廣其施博如是則吉也卦唯二陽爻上九剛而過唯九二有剛中之德而應於五用於時而獨明者也苟恃其明專於自任則其德不弘故雖婦人之柔闇尚當納其所善則其明廣矣又以諸爻皆陰故云婦堯舜之聖天下所莫及也尚曰清問下民取人為善也二能包納則克濟其君之事猶子能治其家也五既陰柔故發蒙之功皆在於二以家言之五父也二子也二能主蒙之功乃人子克治其家也○子而克治其家者父之信任專也二能主蒙之功者五之信任專也

二與五剛柔之情相接故得行其剛中之道成發蒙之功

苟非上下之情相接則二雖剛中安能尸其事乎

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九二以剛居中故能包蒙而吉○擇婦而納之則吉○九二以下卦之中主卦德故曰子克家以子任

家必剛柔得中乃濟不可嚴厲也

並易說

上蔡謝氏曰易之蒙九二包蒙吉納婦吉子克家蔽蒙不通者包之順從者納之而不拒子克家之道也舜不藏怒不宿怨包蒙也以愛兄之道來誠信而喜之納婦

也

錄語

藍田呂氏曰九二以陽居二陰之中含德而不用故曰包蒙婦從夫子從親者也以順為正故納婦吉幹蠱无違言必稱親子克家者也

龜山楊氏曰无忿疾于頑包蒙也苟以是心至斯受之

矣納婦也九二以剛中之才居發蒙之任羣蒙資之以為明者也頑而疾之已甚則亂順而拒之遷善者沮非所以治蒙也故包蒙納婦吉婦者順而從我者也臣之任國事與子之治其家其道一也舜之父頑母嚚象傲日以殺舜為事舜則負罪引慝而已彼以愛兄之道來則誠信而喜之此舜之所以包蒙納婦而克家也使舜偽而為之則誠信不孚誠信不孚則剛柔不接以是而處頑傲之間欲其不格姦難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二以剛中之德為治蒙之主所謂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者也故雖昏愚之蒙包而容之柔道之善取而納之長幼之節不廢而君臣之倫不亂是雖為治蒙之主而上下之分嚴矣是以吉也然包蒙者包眾蒙而為之主以陰陽言之九夫道也六婦道也

以尊卑言之五父道也二子道也包蒙納婦必子克家而後吉苟无子道獨能包而納之是為強僭不制之臣矣故二者皆以克家為吉包蒙納婦剛克也子克家柔克也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其九二之謂乎剛柔接者謂二之剛中上接於柔五之巽順下接於剛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六五柔也九二剛也五以柔接剛為二所包含章有美而效之君臣道之正也二之吉也故曰包蒙吉二以剛接柔為五所納艮男為夫巽女為婦婦有相成之道虛其中以納之君道之正五之吉也故曰納婦吉二在內為家坎為乾之子父有子而至於納婦子克荷其家者也九二而致其君虛中納之非其道廣其施博積誠以包蒙能若是乎譬之子克家者也二不能包則五不肯納剛柔不接家道廢矣故曰子克家剛柔

接也二為家何也曰二內也大夫之位大夫有家雜卦

曰家人內也易傳

五峯胡氏曰諸葛孔明執蜀政柄上有劉禪辱暗之君下有楊儀魏延昧於大體之屬北有蔽欺天下竊命之魏東有不知天命稱尊之吳可謂蒙之世矣然孔明盡禮劉禪聽信无所嫌忤圓融儀延使各展其才力結好江東而不明其稱帝之罪志在北征亦必閉關息民然後用之其志大其量弘雖未能致其亨而有安強之吉矣廣開言路棄非猶弊屨得是如珠玉孜孜盡下故事无不察筭无遺數納婦吉也豈有凶禍之及哉大臣事君猶子事父九二剛陽之才而六五柔順之君與之相應故雖居蒙世而有吉聖人舉而示人以近故云子克家也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九二以剛陽為內卦之主統治羣陰當發蒙之任也然所治既廣物性不齊不可一槩取必而爻之德剛而不過為能有所包容之象又以陽受陰為納婦之象又居下位而能任上事為子克家之象故占者有其德而當其事則如是而吉也剛柔接指二五之應

本義

六三勿用取女見金夫不有躬无攸利象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

伊川先生曰三以陰柔處蒙闇不中不正女之妄動者也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蒙所歸得時之盛故舍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金夫也女之從人當由正禮乃見人之多金說而從之不能保有其身者也无所往而利爻○女之如此其行邪僻不順不可取也並易傳○不有

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

錄語

橫渠先生曰金夫二也不有躬履非正則不能固於一也

說易

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不正不中流於邪者也舍

正應於上而近比於二行不順也金夫正也以不正而

見乎正故不有躬无攸利若斯之女勿用取也

龜山楊氏曰六三陰柔而不中正不從正應而下從九

二見金夫不有躬者也見金而悅從行不順矣婦人以

順為正行不順則父母國人皆賤之二雖納婦非順而

從之也何利之有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六三不正之女舍應從二見利忘身與貞

不字者異矣何所利哉易於有應言婦无應言女三舍

應從二行不順矣稱女可也

說易

漢上朱氏曰六三蒙而不正之陰坎有伏離離目為見

上九不正下接六三成兌兌為少女取女也艮少男夫

也乾變為金見金夫也坤為身兌折之為躬三之上不

有躬坤為順三不正行不順无攸利故戒以勿用取女

取女貴正女正則家人吉六三見利而悅不能自有其

躬上九說之以利於德為不正於理為不順取是女而

欲正家是亦蒙矣

傳易

新安朱氏曰六三陰柔不中不正女之見金夫而不能

有其身之象也占者遇之則其取女必得如是之人无

所利矣金夫蓋以金賂己而挑之若魯秋胡之為者〇

行不順也順當作慎蓋順慎古之通用荀子順墨作慎

墨且行不謹於經意尤親切今當從之

並本義

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

萬物撓己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而今人平日好論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己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

○金夫不必解做剛夫

並語錄

東萊呂氏曰蒙之六三為教者設戒也教者必擇質美者然後可受如三之陰柔偏闇正應在上不能遠從近見九二為羣陰所歸舍其正應而從之是女之見利而動棄其正匹見人之多金從之而不顧其身者也女而如此豈可復取人而如此豈可復教故曰勿用取女行不順也豈非所以戒教者乎學者資質既弱必須親近賢者然後可以變弱為強苟如四之柔弱乃與二陽隔

絕相遠是柔弱之人又與賢者相遠必終困於昏蒙而可吝矣故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豈非所以戒學者乎

紀聞

六四困蒙吝象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而蒙闇无剛明之親援无由自發其蒙困於昏蒙者也其可吝甚矣吝不足也謂可少也○蒙之時陽剛為發蒙者四陰柔而最遠於剛乃愚蒙之人而不比近賢者无由得明矣故困於蒙可羞吝者以其獨遠於賢明之人也不能親賢以致困可吝之甚也實謂陽剛也

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陰資陽以為明六四之困蒙遠於陽故也陽實而陰虛實謂陽也不能親賢以發其蒙其困吝宜

爻說

兼山郭氏曰六四上下遠於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沒世不忘也困蒙何有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上下遠於二剛无所資焉謂之困蒙是以君子慎其獨也雍曰遠於二剛无所發蒙則困陽實而陰虛故稱遠實孟子曰夫苟好善則人將輕千里而來告之以善何困之有夫苟不好善則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是其所以困也故以此而居上則失道而寡助以此務學則孤陋而寡聞然則困蒙抑亦自取之歟伊川以吝為不足謂可少之也然有嗇而可鄙之意易說

漢上朱氏曰陽為實九二剛實發蒙之主二與五應三動而近二四獨遠之若動而應初則與二相近四懷居不動獨遠於二介於不正无以發其蒙困不知學吝自取也二坎三動成兌澤无水困也故曰困蒙之吝獨遠實也陽為實何也曰陰消為虛陽息為實消息盈虛相為去來消則降息則升實則滿虛則耗升者貴也降者賤也滿者富也耗者貧也陰陽相循禍福更纏故又為貴賤貧富禍福之象太玄曰盛則入衰窮則更生有實有虛流止无常又曰息與消紕貴與賤交禍至而福避

易傳

五峯胡氏曰漢元初立蕭望之以師傅下行端揆之職為發蒙之主史高與望之同受顧命位望之上為親近大臣以陰柔庸劣之才輔暗懦之君而暱比於恭顯閹宦不中正之人踈遠望之不與同心輔政於先帝付託之意豈不負哉是亦自遠於剛陽篤實之賢故有困蒙

各耳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既遠於陽又无正應為困於蒙之象占者如是可羞吝也能求剛明之德而親近之則可免矣獨遠實實協韻去聲本義

六五童蒙吉象曰童蒙之吉順以巽也

伊川先生曰五以柔順居君位下應於二以柔中之德任剛明之才足以治天下之蒙故吉也童取未發而資於人也為人君者苟能至誠任賢以成其功何異乎出於己也○舍己從人順從也降志下求卑巽也能如是優於天下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不愿不信蒙之失正者也故蒙正如童吉與夫豕之義同易說

藍田呂氏曰六五居蒙之時在上居中大人不失赤子

之心者也

龜山楊氏曰五居尊位而下求九二之臣不挾貴也以童蒙自居不挾長挾賢也苟有求焉有所挾則皆在所不告自天子至於庶人君子所以俟之一也故唯童蒙乃吉夫湯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皆學焉而後臣之由斯道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夫是道也豈獨受學事師為然其微乃在於成德之序也順也者順於理也巽也者入於道也孔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夫然後知顏氏之子殆庶幾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柔順居尊下應九二學焉而後臣此童蒙之吉也太甲之於伊尹高宗之於傅說是也太甲克終德高宗克邁乃訓皆順以巽之義易說

漢上朱氏曰艮少男童也五求於二成坤坤順也二往資五成巽巽順也順則易從巽則易入順則樂告之以善道巽則優柔以開導之以此治蒙優於天下矣童蒙之吉也五君位成王求助之爻乎傳易

五峯胡氏曰漢昭所以委政霍光者冲幼未明習國家事耳非天資愚蒙乃童蒙也以其童蒙而天性聰明故能上順先帝之志下任霍光之賢而燕蓋之謀不成篡弑之禍不作故為吉也傳易外

新安朱氏曰柔中居尊下應九二純一未發以聽於人故其象為童蒙而其占為如是則吉也本義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蒙之終是當蒙極之時人之愚蒙既極如苗民之不率為寇為亂者當擊伐之然九居上剛極而

不中故戒不利為寇治人之蒙乃禦寇也肆為剛暴乃為寇也若舜之征有苗周公之誅三監禦寇也秦皇漢武窮兵誅伐為寇也○利用禦寇上下皆得其順也上不為過暴下得擊去其蒙禦寇之義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蒙暗犯寇禦之可也以剛明極顯而寇蒙暗則傷義而眾不率也說易

藍田呂氏曰上九以陽居上羣蒙之主上下順以從之可以擊蒙者也蒙而怙終不可教也故至於擊擊蒙之時明者勝而闇者不勝寇者在彼禦之者在我凡為寇者以闇寇明也彼蒙不發必來為寇不利為寇者彼闇而物莫之助也利禦寇者我明而上下順也

廣平游氏曰蒙之上九擊蒙若齊之伐燕利其土地重器所謂為寇也若葛伯仇餉而湯往征之所謂禦寇也



龜山楊氏曰上九蒙之極也以剛之才處之故至於擊蒙也然擊之以正其罪則禦寇也已甚而至於殘民則為寇也故戒之曰不利為寇利禦寇若有苗之昏迷而舜征之擊蒙而禦寇也孟子謂燕可伐而齊王伐之誅其君而弔其民則是亦禦寇也而齊王遷其重器係累其子弟是乃為寇耳故諸侯將謀救之上下不順故也

何利之有

說易

兼山郭氏曰上九下愚之不可移怙終之不可戒是以不得已而至於擊也師之毒天下猶曰民從之吉況於蒙乎故知其為上下不順也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為寇也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斯言至矣上下皆蒙故戒之如此上九非剛中之德也

說易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不利為寇利禦寇彼我賓主之辭非有時而利為寇也雍曰既利禦寇則彼來寇者不利明矣夫不能戒之於蚤終至於過而後擊之亦非特教之不至也蓋有積惡不移之質如何校滅耳者也上九剛過之才發蒙則暴包蒙則不能容以之禦寇則利矣能禦寇亦去眾蒙之害上下得不順之乎

說易

漢上朱氏曰為寇者九二也擊蒙禦寇者上九也坎為盜體師盜用師寇也艮為手擊也為寇者利於蒙闇昏亂之時蒙極而解則是非定蒙昧明故曰不利為寇上九乘其蒙解之時自上之三擊之坎毀成兌民悅而從之上下之情順也孟子謂取之而燕民悅也坤為順故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易傳曰若舜征三苗周公誅三豎禦寇也蒙屯之反何也曰姤變者六復變者六遯變

者十有二臨變者十有二否變者十有二泰變者十有二反復相變聖人所以酬酢也陸震亦曰卦有反合爻有升降所以明天人之際見盛衰之理焉易傳

五峯胡氏曰大舜之征苗文王之伐崇湯之放桀武王之伐紂皆以其昏蒙之極不得已故擊而去之耳若後世漢高之誅秦項漢宣之誅先零之類禦寇者也平城之兵馬邑之伏唐太宗之伐高麗為寇者也禦寇者出於不得已故天人順之漢武為寇於四夷而望天下之人皆如卜式之順己其可得乎易外傳

新安朱氏曰以剛居上治蒙過剛故為擊蒙之象然取必太過攻治太深則必反為之害惟捍其外誘以全其真純則雖過於嚴密乃為得宜故戒占者如此凡事皆然不止為誨人也上下順禦寇以剛上下皆得其道本義

○不利為寇寇只是要去害他故戒之如此○問擊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何先生曰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占得此爻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說亦是然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事上有用若便說深了則此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並語錄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第八

二百五十一

易集傳卷八

三十三

易集傳卷八

Blank page with faint vertical lines and a faint rectangular stamp in the upper right corner.

Blank page with vertical lines and a rectangular stamp in the upper left corner.

